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四聖諦品」，鄰次十界第七段，西南方鮮少世界最後這一段，我們把經文念一段：

【諸佛子，所言苦滅道聖諦者，彼鮮少世界中，或名大光明，或名演說海，或名簡擇義，或名和合法，或名離取著，或名斷相續，或名廣大路，或名平等因，或名淨方便，或名最勝見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是講道諦，出世間的因。前面說出世間的果，果必有因，所以講到果的地方，我們不能不知道因行；講到因，我們自然就知道這個因所感的果報。這個後半段出世間的因果，因果都與法性相應，這是在初學。如果契入甚深，因果是一不是二，實在講就是性德的圓滿流露。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才知道佛法不能不學。正如同歐陽竟無先生所說的，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他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人，在他那個時代世間已經動亂頻繁，他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，遇到滿清滅亡民國成立，軍閥割據，中日的戰爭，二次大戰，生在亂世！二戰之後，這個世界越戰、冷戰，從來就沒有寧息之日。如何能夠化解爭端，穩定社會，實現和平，他說唯有佛法，所以說這是今世所必需。

我們看到這段經文，苦滅道聖諦第一個名稱『大光明』。大光明裡面含的意思多，圓滿的智慧，圓滿的德能，圓滿的相好。大乘法裡頭常講，大光明藏，這是稱讚自性的，稱讚性德的。大乘法無論是哪一個宗派，佛教在中國，大乘有八個宗；無論是哪一個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無量法門，無一不是大光明藏。正是《華嚴經》上給我們說的，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一即一切」，任何一部經典，任何一個法門，參透了就全都貫通，所以才說「法

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這個道理很深，跟世間的學術確實不相同。

世間學術，通這一門，不會通那一門，常言說得好，「隔行如隔山」。可是佛法裡頭不一樣，佛法一通一切都通。這是什麼？佛法求的是見性，無論哪一個法門都是明心見性的方法，即使我們看起來最淺顯的法門，十善業道。但是我們讀了《十善業道經》，知道十善業道不簡單，為什麼？通一切法，通到如來地。過去我們將這個經也細說一遍，諸位可以做參考，所以不能輕視這十條。這十條具足戒定慧三學，這是佛法深妙圓融之處，不同於世間法。

你看世間法，即使是國家的憲法，叫根本大法，隔幾年社會狀況有了變更，這個大法要修訂，常常要修訂，佛法不能修訂。我在早年初學佛的時候，世間的情見看佛家的戒律，用世間的邏輯來看，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出現在印度，不在中國，印度跟中國人情、風俗習慣、文化都不相同，他在那個地方制定的戒律怎麼能適合於中國人？所以我初學佛的幾年，我對於經論很重視，這個裡面的道理很微妙，令人五體投地。戒律，我們就很疏忽，認為這是生活規範，生活規範隨著時代變，隨著地區變。中國幅員廣大，南方北方、東方西方不相同，生活習慣不相同，禮俗不相同。古印度人的生活習慣，我們現在怎麼能用得上？這就是用世間邏輯來觀察，所以不能接受，認為要修改。精神沒有問題，我們非常贊同，但是怎樣做法？要現代化！我們現在常講的本土化、現代化，你才能行得通，才能叫現代人生歡喜心。

章嘉大師知道我這個執著很不容易改變，確實堅固的執著，所以他常常教導我的時候，會很輕描淡寫提這麼一句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這一句話至少我聽了幾十遍。所以他老人家圓寂，我搭了個小帳篷，在他火化爐邊，那是單獨給他做一個火化爐火化，住了三天。我很認真的反省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我在他那裡學到些什麼？突

然就想到這麼一句話，聽的遍數太多，所以印象深刻，「戒律很重要」，為什麼老提這一句？我就想這個問題。終於想出一個答案，戒律跟世間法律不一樣，大不相同。

世間法律應人情而制定的，所謂是合情合法合理，依情理法而定的。理雖然不變，情跟法因時而異、因地而異，像中國古書裡面記載的，三代之禮就有興革。這個興革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修訂，革是刪掉，興是增加，這個就是修訂。所以每個朝代大多數用前朝的禮儀做藍本，加以修訂，做為我們現前這個時代生活規範的依據。佛的這個戒律為什麼不能變？佛的戒律是凡聖的標準，你一修訂，它就不是聖，就是凡了。你想超凡入聖，那你一定要依這個標準，你不依這個標準，你就是凡人。所以凡人裡面的儀規可以修訂，超凡入聖的，這不能修訂。我想通這個道理，於是開始看戒律，戒律這些書我就涉獵，以前不看的。佛法經律論都是大光明。

世間跟出世間有沒有界限？沒有。覺悟，一切法都是出世法；不覺，佛法也是世間法。所以世間、出世間實實在在就是覺迷不同而已。覺了，世間就變成出世間；迷了，出世間也變成世間。佛法幫助我們覺悟，你要想覺悟，你為什麼不覺悟？你有障礙，這是佛經論上講得很多，只要你把障礙除掉，你就覺悟，大光明是你自性本具，不是外頭來的。大光明裡頭什麼都包含，一樣都不缺。你能想得到的，它裡頭完全都有；你想不到的它也全有，自性本來就是圓滿的。你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就是迷了，佛告訴你，你有障礙，你把障礙去掉，你就恢復了。戒律就是佛教我們去障礙的方法，你怎麼能改？你要是改動，你的障礙永遠不能去除，所以是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」。這是道諦裡面總的綱領原則，我們常常疏忽，不知道重視。看上這個名字，這個名字我們會重視它，原來戒定慧就是大光明，《大藏經》就是大光明，佛菩薩的教誨，祖師大德隨順經

教的教誨，無一不是大光明。

不殺生是性德。中國古人常說，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，一般人把這一句話產生誤會，上天，以為是天神，有人以為是上帝，中國人常講玉皇大帝。其實「上天」兩個字的意思是指你的真性，你的本心。性能生萬法，這佛在經上常說的，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」，心性能現萬法，能生萬法，至高無上。天是天然，是自然，天也是高的意思，所以上天是指性德。這裡面確確實實沒有，不要說是殺，傷害眾生的意念都沒有。他要傷害這個眾生，他為什麼現這個眾生相？這沒有理由。這個道理很深，我們要細心去體會。

宇宙之間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哪怕是一棵小草它長在那個地方，你要曉得那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從這個地方去體現性識它有好生之德。我們去傷害它，我們去把它除掉，違背了性德。從這個意思上，你要是能夠契入，從不殺生你就能夠明心見性，悟入心性，你怎麼能小看它？以為「不殺生」這三個字很平常，實在講不平常，這三個字也能叫你明心見性。你真正體會到的時候，你自性裡頭的大慈悲心就露出來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從這一個善行裡面顯發出來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大慈悲心，這個慈悲心是遍法界虛空界，為什麼發不出來？你迷失了自性。怎麼迷失自性？你有意無意有傷害眾生的意念，有傷害眾生的行為，所以你不能見性，你能想得到嗎？

不偷盜是性德。性識既然變現萬事萬物，你想想看這個萬事萬物它的新陳代謝，應該具備的一些條件都具足。你不能奪取它，你奪取它，這錯誤。弱肉強食，不但破了不殺生的戒，也破了不偷盜的戒，違背性德這種妄念愈來愈擴展。這十條，條條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行，你怎麼能違犯？我們學佛要知道，那個不是釋迦牟尼佛制定的，你要認為釋迦牟尼佛制定的，大錯特錯，釋迦牟尼佛一生從

來沒有起心動念過。制定，打妄想！我們來訂個法律，來訂個規矩，要大家來遵守，所有一切制定都是從妄想分別執著裡頭流出來的。世尊一生從心性流出來的，是自性德能自然的顯發，沒有加絲毫意思在裡頭，加一點點意思在裡面，就迷了，那就是「知見立知」，不加絲毫意思，那就是大光明照。

加一點意思就是無明，這一點無明那個作用很大，這一點無明起，全部都變成無明，大光明變成無明。一迷一切迷，迷了以後可就麻煩了；迷了就變現六道，變現三途。這佛經裡頭常說，「十法界一現九隱」，一法界現，其他九法界都不見了，就像我們現在看電視頻道，我們這個電視有十個頻道，我們開這個頻道，其他九個頻道看不到，隱。如果你心地清淨，清淨到一定的程度，所謂是空間維次突破，就在這一個頻道裡頭，十個頻道統統看到。在我們電視，科技還做不到這個程度。十個頻道同時看到，它又不亂，它彼此互相不影響，還是一個畫面。不是像我們擺十個電視在這兒，十個頻道，每一個電視開一個頻道，我們不都看見了嗎？不是這個意思，那你看見是十個。在一個畫面裡面看十個頻道，看看這個科學再過個若干年，能不能進步到這個程度。這佛法講你有一定功夫的禪定，你能夠突破，禪定功夫愈深，突破的層次愈多，境界愈廣。

我們今天沒有禪定功夫，有小禪定功夫的人，突破兩、三個層次，最容易見到、接觸到的是鬼道，最容易接觸的。我們現在這個世間，有不少特異功能的人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能夠見我們一般人見不到的。他這個見很奇怪，睜著眼睛他見，閉著眼睛他也見，不是說眼睛閉了他就見不到，閉著眼睛他還是見到；換句話說，我們這個眼皮擋不住他的視線，就是他能透視。這種情形，我們一般人稱他天眼開了。

我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遇到一個美國人，一般人說他有第三隻眼

，其實不是真的有第三隻眼，他能看到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。他這個能力從哪裡來的？參禪打坐得來的，小定。這個人是越戰期間美國的空軍，這是駕戰鬥機的飛行員，在越戰的時候，飛機被人家打下去，他跳傘跳下來被越南人救。那時候戰亂，人家把他送到一個寺廟，寺廟老和尚就收了他，每天叫他跟著大家在一起坐禪。他說出他的經驗，有一次他靜坐的時候，覺得頭很脹，非常難過。豁然之間他看到東西，感到非常恐怖，非常害怕，那以後就常常看見。經過相當長的時間，所謂是習慣成自然，最初的時候很恐怖，慢慢成自然。這種情形在佛法裡說，過去生中是修行人，這一生投胎有隔陰之迷，他有這個善根，這個老和尚道場給他做了增上緣，跟前世的功夫結合起來，他這個能力發現了。一直到現在他的能力還是有，常常跟我們說一些我們都看不到的，他能看到。

可是特異功能裡面，確確實實有不少我感覺得是大多數像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，神靈附身，不是他的能力。這個神靈要離開他，他的能力就喪失，他就沒有了。這是《楞嚴經》上佛說的五十種陰魔。我們現在講「靈」，佛經上講的陰魔，佛把它分做五十類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陰，每一陰裡頭佛講了十種，所以是五十種。每一種裡的數量真的是無量無邊。我們前幾時看美國凱西那個報告，凱西是非常明顯靈附身。靈不附身的時候，他就沒有能力，他跟我們平常人一樣，靈附身的時候他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，這是最明顯的陰魔附身，佛在《楞嚴經》上講的這一類的。像這種情形很多很多，我們在國外弘法，接觸到的，遇到的，聽說到的，就更多了。

如果是只屬於自己修定而得來的，那是很可靠的。這個靈附身，那就完全看這個靈他的智慧，他的意圖。他要是發心修善積德做好事，透一點訊息幫助人趨吉避凶，他積德，他修善。如果教唆人

做壞事，擾亂社會，那他的罪過就很重。這些情形在社會上真有，尤其讀《楞嚴經》讀到這一段之後，在現前這個社會裡面你會發現很多；常常會遇到，常常會聽到，靈附身。我們相信，我們了解。所以這些年來，我們也有一些接觸，不多，並不頻繁。所接觸的是傳來的訊息，就像一般預言裡面所說的這個世間有災難。事實跟他所說的是不是一樣，我們要有智慧辨別，要有能力判斷，不可以完全相信。完全相信，我們會吃虧、會上當。早年章嘉大師告訴我，滿清亡國，就是慈禧太后非常相信扶鸞。扶鸞也是靈鬼附身，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他說真有，要有智慧判斷。不能不信，不能全信，也可以說他提供給我們做參考，抉擇要在自己。

災難有沒有？我們不要聽這些鬼神的話，我們要有智慧，從因果上看，那才是真的。用佛給我們講的原理原則，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識是什麼？妄想分別執著，妄想分別執著這個裡頭有善有惡；善，變好的境界，三善道，惡，變惡境界。所以你要知道這個世間治亂，你仔細去看人心。現在人他想些什麼？他念些什麼？他說些什麼？他做些什麼？從這裡看。如果都是善的，天下太平，社會安定，人民幸福。如果他的思想、見解、言行不善，這個社會就亂，人民生活就苦了。

不善會感召來天災人禍，所以天然災害與人心有關係。「是天然的，與人心沒有關係」，錯了！人起心動念，整個大自然環境跟著轉。我們一個善念，大自然環境都變善；一個惡念，自然環境也變惡了。我看到日本江本勝博士的實驗報告，我很歡喜，我歡喜什麼？他證明了人的意念能令所有一切的物質產生變化，他證明這一點。就是佛經上講的「境隨心轉」，他證明這一句話。境是環境，環境是隨著人心轉。什麼叫風水好？風水好是人心好，他這裡的地理環境都變好。人心要不好，這個環境本來是好的，前面這個人住

，那個人是善人，環境，他在那裡轉環境轉得很好很好。你看這個環境不錯，風水很好，你去住在那個地方，但是你的心不善，行為也不善，你住在那裡幾年，風水都變壞。外面風水是隨人心轉的，你要明白這個大道理，這是真道理。

你心地放光明，山河大地都放光。為什麼華藏世界一片光明？極樂世界一片光明？心放光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這邊山河大地跟極樂世界山河大地沒有兩樣，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跟極樂世界人也沒有兩樣，不同的，他們那個地方的人心清淨善良，放光，所有萬物都放光。我們這個世間的人心地不善、不清淨，嚴重染污，所以我們居住的環境也變成染污。

記住佛講的話，境隨心轉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唯識所變，識就是妄想分別執著。妄想分別執著是總說，你妄想到底是想的什麼？你分別到底分別什麼？你執著到底執著的是什麼？這裡頭有善、有不善，有淨有染。你的妄想分別執著是清淨的，現什麼境界？四聖法界，清淨的，善良的，四聖法界。如果是染污的不是清淨的，染污裡面惡少善多，那就是六道裡頭的天道；染污的善惡比例差不多是相等，人道；如果惡多善少，三惡道。境隨心轉，一點都不錯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要想改變我們的環境，沒有別的，心地，從心地上改，真的就改了；從外頭境界上改，不可能，沒有這個道理。外面境界上改的時候，最後自己要受害。違背了自然的法則，現在人講違背了真理，真理就是性德，你怎麼會得到利益？現在時間到了。

諸位同學，請接著看第二句：

【或名演說海。】

這個意思也非常非常之深。『演』是表演，『說』是言說，『海』是比喻，比喻廣大無邊，也比喻其深無底，深廣無際。誰在演



說？大乘經上講，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毘盧遮那如來塵說剎說。毘盧遮那是梵語，它的意思是遍一切處，所以大乘教裡稱他為法身佛，盧舍那稱報身佛，釋迦牟尼稱應身佛，這是講佛的三身。法身有沒有形狀？不能說無形，也不能說有形。你要說無形，法相是形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的這個法相是形狀；你要說它有形，它決不是屬於一個形，也不是一個物。宗門大德所謂，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你想想名號的意思，遍一切處，你怎麼能說一個？遍一切處就是一切皆是。

那我要問你：毘盧遮那在哪裡？你要是真正明瞭的話，這裡就像禪機一樣，隨拈一物無不是。就如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。我們去參觀一個金飾（黃金做的裝飾）的工廠，你去看黃金製作的這些作品，一、兩萬種沒有一樣相同，展覽，擺在你面前，琳琅滿目。你要問黃金在哪裡？隨便拈一個就是，都是黃金。現前虛空法界剎土眾生，體就是法性，法性現的，法性變的。那我要問你：法性在哪裡？不是隨拈一物都是嗎？那哪裡有錯？一點都不錯。我們從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裡面，我們看到，真的叫隨拈一物，他那是隨便拈一滴水，那一滴水就是法性，它有能，它有德，自性本具的德能！德，就是它有規矩，它有法則，它一點都不亂。不管是多大，不管是多小，它不亂，很有秩序，它的德。它的能是什麼？能有見聞覺知，即使一個小微塵，這個微塵能見、能聽、能覺、能知，這是本能。無論大小都有這個德、都有這個能，這是自然的，絕對沒有一絲毫意思在裡頭。

所以人，你要真正懂得了，順乎自然，決不加一點意思在裡面，你就很容易見性，很容易成佛。最麻煩在哪裡？你要加一點意思在裡頭，你迷了。老老實實告訴你，佛對一切人，對一切事，對一切物，絕對沒有一點意思在裡頭，法身菩薩亦復如是。這就是他們

高明之處，他們完全隨順性德，隨順自性的德能。隨順自性的德能就是「大光明」，就是「演說海」。形象是演，佛菩薩、善知識、明白人給你解釋是說，說什麼？還不是說萬事萬物的性相理事因果，他說的總歸起來不外乎這六大類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，沒有兩樣，所以說佛佛道同。演是示相，這個意思確實是深，你真的要會了，你生活在大方廣佛華嚴之中，你要是會了的話，真的，什麼時候？就現在。你的成就，你的德業，跟善財無二無別。

所有的現象，宇宙之間所有的現象，這就分成五十三類，五十三參就是五十三類。五十三參裡面，明的是講善知識、講善友。密義，裡面包含著依正莊嚴，密義。《華嚴經》是顯密圓融，顯圓融，密也圓融。所有一切現象都在演，你要問它演什麼？它演性，它演相，它演事，它演理，它演因，它演果。你一定要曉得，這一個相它所演的是圓滿具足，不是它單單演一個，這六個字統統具足，所以才說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無論是什麼現象，沒有一法不具足性相理事因果；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塵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點點滴滴，《楞嚴經》上講的，一根小草，一片樹葉，拿一條線打個結，這就是說明日常生活當中，小事，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它所演的也是圓滿的，也是究竟的。這小事你要參透了，也見性、也圓滿成佛，不可思議。

道在哪裡？道從來沒有離開我們，只是我們迷而不覺。為什麼迷了？一定要加點意思在裡頭，完了，這一迷一切迷，與事實真相有沒有妨礙？決定沒有妨礙，只是你自己迷了而已。這個話你很難體會，真難體會，為什麼？絕對不是你常識裡頭有的，可能你一生當中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，突然跟你講你不容易接受，你聽了莫名其妙，這真的。我舉一個比喻，我們眼睛很好沒有毛病，睜開眼睛看外面山河大地，看外面景象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這就好比什麼？

沒有加一點意思，你看到真相，諸佛如來。凡夫怎麼樣？戴個太陽眼鏡，他就加一個意思，這個眼鏡一加，外面所有一切現象都變色了。你戴個紅眼鏡，變成紅的，都戴紅的；戴個藍眼鏡，全是藍的；戴個綠眼鏡，全是綠的；戴個黑眼鏡，全是灰土土的，加了一點意思。凡夫不只加一點點，加很多，就好像紅黃藍白黑一大堆眼鏡全戴上。這一戴上，外頭什麼都看不見了，自以為聰明，這叫凡夫。把那眼鏡拿掉丟掉，那就叫佛。凡夫成佛不難，放下妄想分別執著就是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加一點點意思就是。

上一次悟道來，問我講經，講《華嚴經》，為什麼你一句會講那麼多？我老實告訴你，不加一點意思。你看這個經文字句，意思愈看愈多，愈看愈多，講不盡。你為什麼講不出來？你要加很多意思來講，怎麼知道？事先準備好多材料，上講台講義一大堆，你加了好多意思，所以你說不出來。我這邊同修曉得，我給你講這些經的時候，我只是一次準備，段落勾起來，每一句每一句我加一個數目字，第幾句，重要的地方用紅筆畫個線，其他都沒有了。經本放在此地，從來不帶走。講完了，我講些什麼，不知道；沒有講之前也不知道，講完之後也不知道，這給你講真話。我這種講法至少三十年了。我講經四十五年，給你說前十五年要做一點準備工作，十五年之後沒有再準備了。所以不加意思至少三十年，我養成習慣了。我看這個意思看得很深，「演說海」，遍法界虛空界一切萬事萬物都在演。如果我們六根接觸，一接觸明瞭了那就是「說」，說就是說明，他有沒有說？無說而說，我是無聽而聞，接觸就明白。

所以佛法不難，難在你放不下，你肯放下，不難。放下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六根接觸六塵不加一點點意思，你能入佛境界。這個功夫慢慢練，先怎麼樣？少加一點，不要加太多。練到總得個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才真的放棄了，放棄是怎麼樣？我們一般講

沒有意見。沒有意見是佛菩薩，有意見是凡夫。我過去講經曾經跟諸位說過，你有問題來問我，不老實，老實人沒有問題。為什麼？老實人沒意思，沒有意見，你還來問你不老實。我這個話說出去之後，有很多人在我面前不敢提問題。為什麼？怕我說他不老實，他真有問題。那你這是冒充老實，你不老實冒充老實，你還是不會開悟。

真正沒有問題，真正沒有意見，你已經距離開悟不遠了。為什麼？你心定了，心清淨、心平等了。你心不定，你心不平，你心染污，哪有沒有意見的道理，意見太多太多。所以這是功夫，功夫不到，裝沒有用處，你怎麼樣裝，人家行家一接觸就把你看穿了，這個的確是功夫，看破放下，明瞭宇宙諸法實相，相有性無，性空，事有理無；因果相續，因果轉變，因果循環，你這才真正了解事實真相。一切眾生造善造惡，或升或沉，他們在演戲，明白人在旁邊看戲。演戲的人糊塗，所以這當局者迷，看戲的人是旁觀者清。在六道，絕不捲入六道的漩渦；在三途，絕對不陷入三途的陷阱，這是真學佛，這是真功夫，這是真智慧。你自己契入，你自己歡喜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，那個歡喜是從內裡面生出來的，不是外頭，與外面境界不相干，法喜充滿。

世間人之快樂，是大眾在一起歡聚的時候快樂，人散了之後，就感覺到很孤單，很寂寞很苦。所以是不耐寂寞，他的心是動的，他隨著外頭境界轉。那個樂，就是佛法裡講「壞苦」。我常常把它比喻作吸毒，打嗎啡打的時候很樂，過一會兒就沒有了，那個樂付出的代價很嚴重。所以佛說世間人那個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從自性裡頭流出來的。但是從自性裡面流出來的，那得見性才行，不見性做不到。那見性，你要先修清淨心，修清淨心你先要去障礙。我執法執這個東西要放下，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，放下兩分

就有兩分的效果，就有受用，於是乎你就真肯幹。

一般人為什麼不能幹？沒有嘗到法喜，叫他放下很勉強，不是真的；換句話說，沒有感應。你真幹才有感應，這個感應是自然的。對初學的人來說，方便說法，跟佛菩薩起感應；對老修行人講是給你講實話，自性的感應。就像水結晶一樣，善念對它，我喜歡你，我愛你，你看它那個結晶那麼美，自然的！我討厭你，我恨你，你看看那個反應的現象，就很難看。這是什麼？這叫感應，自性本能的感應！很難得，科學的實驗發現了，我們對於佛經裡面所講的信心更加堅定，再沒有懷疑了。科學的方法證明，我們身體每一個汗毛，每一個細胞都具足「見聞覺知」。

我從水結晶這一樁事情，就聯想到前年有個同修送一本書給我看，《曠野的聲音》，我也不很記得了，因為看到這個物質它有見聞覺知，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那裡頭有一段故事，治病。他治病不用醫藥，他也不是按摩，它上頭寫的「他用手在他那有病的那一塊，跌傷的那一塊來回移動，手並沒有靠近他的身體，沒有靠近，懸空的，懸空的在這上面移動，唱歌給它聽，安慰它，叫它不要害怕，誘導它回到它自己工作崗位」，他說大概兩、三個小時，果然跌傷的那個骨頭折斷了都露在外面，縮回去了，真的縮回去了。縮回去之後，他們把傷口捏一捏，用一點樹葉什麼東西貼在上面，到第二天就好了，那麼嚴重的傷，真正是奇蹟。

我就想到這一段的記載，我懂得它的道理，什麼道理？每一個細胞都有見聞覺知，安慰它，勸它回歸，自己回到自己崗位，不就好了嗎？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這個醫療方法高明極了。這是什麼？沒有加一點意思。給他醫療的這個人沒有加一點意思，受傷的人也沒有加一點意思，彼此心地都那麼樣的清淨，都那樣的和善，就產生這麼殊勝的效果，這個效果是自然的，真的是回歸自然，受傷的

那個細胞，那個骨頭，叫它回歸自然，它就真聽話。所以我們就想到水結晶，你給它的善意它懂得，它會跟你合作。這一般人聽到，奇妙、奇蹟，它有道理。所以有理有事、有因有果，理事因果很深很深，其深無底，你能看出多少？其廣無邊，其深無底，你能看到多少？你能看到多少，你就得多少受用。再告訴你永遠看不見底，如來果地才真正到究竟圓滿，等覺菩薩還差一分。

「演說海」，你能說得盡？我們用一個小時來跟你報告這個演說海，這是很短很短，整個宇宙都在演，這個演什麼？法身在表演，毘盧遮那在表演；整個宇宙都在說。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過毘盧遮那？什麼時候離開過釋迦牟尼？什麼時候離開過大方廣佛華嚴？再給你說得貼切一點，什麼時候離開過極樂世界？什麼時候離開過阿彌陀佛？一念迷就離開，一念覺就在眼前。中峰禪師講「此方即極樂，極樂即此方」、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」。你聽懂了嗎？你會了嗎？真的會了，你要說「我心就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我心」，沒有會，你是聽中峰禪師說的，中峰會，你不會；「此方即是淨土，淨土即是此方」，中峰禪師是的，你不是的。你學中峰禪師的話，不是你的境界。

境界即一切，「我心就是一切，一切是我心」，一切包括十法界；「此方即一切，一切即此方」，這個一切是包括器世間，前面一切是包括有情世間，你要分別說，說不盡，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」，「我心就是毘盧遮那，毘盧遮那就是我心」，「我心就是觀世音，觀世音就是我心」，「我心是地藏王，地藏王就是我心」，說不盡！不但一切佛菩薩是我心，十法界裡頭所有一切有情都是我心。覺心，現；迷的心，變，覺迷是一不是二，能變有情世界，能變器世間，能變智正覺世間，你說演說的境界多廣。《大方廣佛華嚴》確實是略說，聰明人在略說裡面就悟入真實

，所謂是「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一聞千悟」。這個時候你嘗到法味了，法味濃！世味不能跟它相比，天上人間哪能跟它相比。所以入佛門，他為什麼能把它放下？這個樂比那個樂多了，那比不上這個。

世間人說「佛門很苦」，那是什麼？他根本就不了解，根本就不認識，佛門裡頭殊勝功德利益，他不要說嘗，聽也沒聽說過，他哪裡懂得！方東美先生介紹我佛法的時候，給我講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這個話誰知道？知道的人他鍥而不捨，天天幹。方先生一生天天沒有離開佛經，天天讀。從抗戰時期，那個時候他年輕，我想他的年齡應該三十歲，頂多三十多一點，他發現了佛經。他發現的時候也是偶然的機會，他老人家告訴我看佛經的緣分，機緣。他抗戰期間在中央大學教書，方先生二十幾歲就是名教授。在重慶那個時候，有一段時期他生病，生病到峨嵋山去養病，山上沒有報紙也沒有雜誌，只有佛教經書。他沒有東西看，於是就拿佛書來看看、消遣，這樣看進去的，愈看愈有道理。從此之後，他這個佛經就沒離開。

晚年在學校裡開課，全是佛法。在台大哲學系裡面開魏晉佛學、隋唐佛學、大乘佛學，他開這個課，真的只有他行，他開的課教務處不敢反對，真的是他要開什麼課就開什麼課，校長也不敢反對，教育部長也不敢反對。我們不知道原因，到他老人家走了之後，在追悼會裡面，秦孝儀做了他老人家生平報告，我們才知道，他是老總統蔣介石先生的老師，我們才曉得。我跟他二十多年，從來沒有提過。但是我們只知道蔣先生父子兩個對他非常尊重，這個我們曉得。老總統跟蔣經國先生對待他很恭敬，所以沒有人敢反對他。別的教授要是講這個，可能學校不會同意。台大退休，輔仁大學把他請去，在博士班講華嚴哲學。這是為什麼？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

享受」，他真的享受到了，介紹給我，我相信他，不懷疑。所以我一生感激他，我念念不忘他，要不是他，我跟佛就沒有緣分。出家人很多，在家居士也很多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能接受。我跟他也不是學佛，跟他學哲學，沒想到從哲學裡面，他開了這麼一門課，佛經哲學，給我講這個單元。我真的叫茅塞頓開，沒有想到佛教裡頭還有這麼好東西，不知道。

他一生非常喜愛《華嚴》，也難得，算是不辜負他，最後終於在博士班開華嚴哲學。我對佛的經典，對《華嚴》也有一個特別的喜好，雖然對於它知道的並不多，有一種特別的喜好。我出家，第一部我想找的經就是《華嚴經疏鈔》。那個時候我在台灣，沒有出過國，香港有一個佛經流通處，智開法師主持，我以為是個老法師，常常給他寫信，很恭敬我們自稱晚輩，他幫了我很多忙，替我找到《華嚴經疏鈔》。這個本子是個善本，民國大藏經會編的。民國初年佛門的那些老居士，他們原想編《民國大藏經》，由於戰亂這個工作沒有做圓滿，《華嚴》這一部分先編出來了。

以後到香港講經，去拜訪智開法師，才曉得我們同年。我非常感謝他，在我學佛那些年當中，他替我蒐集不少的好書，木刻版本、線裝書給我蒐集了不少。這些書有一部分在此地，還有一部分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我是給他們做底版，翻印。佛陀教育基金會印的《華嚴經》，就是我的那個版照相影印的。印的比原版還好，它比原版放大了，所以字更清楚。原版是善本書我們要珍惜，不能在上面寫字，不可以在上面做記號的。印出來這個本子就方便了，多了，所以我們拿了一本，可以在上面做記號，可以在上面寫字。但是善本決定不可以，善本要流傳給後代，不能把這個本子糟蹋掉，這是道德！

所以從前讀書人，你要在書本上寫字、做記號、圈點，怎麼辦



？抄，你先抄一本，在你自己抄本裡面，你可以加眉註，你可以圈點，這個行；原來書決定不可以動，要給後人。從前書少，流通的量少，以前這個木刻雖然是印刷，一天一個人難得印個幾冊，兩、三冊，不像現在印刷術發達，一部大書幾天就印完了。那個手工印刷的我見過，從前沒有油墨，用松煙，所以很多毛邊紙的線裝書、木刻本的，松煙印的，你手摸的時候手上就黑了，油墨就不會。只有讀書人才知道愛書，不是讀書人不知道愛書。所以方先生學佛那麼多年，雖然沒有皈依，他在佛學裡頭的修養出家人比不上！許多大經大論裡面重要的經文，他都能夠背誦，一段一段的背給你聽。像這樣的人現在也沒有了，能說得出這個話沒有人了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契入《華嚴》之後，你才曉得「演說海」是什麼意思。現在時間到了。